

# 愛可以跨越膚色？

## 從《我愛單眼皮》和《戀戀茉莉香》

### 論析雅絲敏電影中的異族戀

#### 中文摘要

“它和你亲近得像你的生命一样，  
但是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

——泰戈爾

馬來西亞已故知名女導演雅絲敏·阿莫的電影《我愛單眼皮》片末引用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句，貼切地形容了馬來西亞多元族群間具體上相近但實際上無法跨越族群界線的情形。

雅絲敏的電影，總是帶出大馬族群、宗教、階級、特權等敏感課題，儘管被視為促進族群團結與和諧的代表人物，但其作品卻也常在國內引發爭議與批評。

雅絲敏透過電影所傳達的訊息值得我們去深思與探討。因此，本文將對雅絲敏的電影進行初探，試圖分析雅絲敏在《我愛單眼皮》和《戀戀茉莉香》兩部電影中對於異族戀的詮釋與建構，進而探究電影中的異族戀是否反映出現實狀況，另將檢視異族戀所受阻力，並試圖釐清愛與包容能否跨越膚色、宗教、文化、語言等界線。

關鍵字：《我愛單眼皮》、《戀戀茉莉香》、馬來西亞女導演、異族戀、族群界線、雅絲敏·阿莫

# **Love Can Conquer Skin Color?**

## **A Study on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 **Yasmin Ahmad's Film**

#### **Abstract**

*"It is near to you as your life,  
But you can never wholly know it. "*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verse by Rabindranath Tagore has been appeared in Malaysia's late film and advertisement director, Yasmin Ahmad 2004's film, *Sepet*. Perhaps the verse has well described the psychological border among multi-racial in Malaysia.

Yasmin used to bring out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ethnic, religion, social status, Malay's priority through her films. Some have criticized Yasmin's film as desecrate religion and threaten the local cultur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claim Yasmin as the real symbol of unity.

It is important to think and understand the messages Yasmin trying to convey through her film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first study on how Yasmin interpret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in both her films, *Sepet* and *Talentine*. Next, it will also examine how does the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represent real life situation and discuss about the obstacles that exist in such relationship. Lastly, the research will conclude whether love and tolerate can overcome ethnic, religion, and cultural border.

Keywords: *Sepet*, *Talentine*, Malaysia' female director,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ethnic border, Yasmin Ahmad

# 壹、緒論

##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馬來西亞人的觀影習慣相當特別，三大主要族群的觀影情況如下：馬來人一般看本地製馬來電影（即全片以馬來文為媒介語的電影）和好萊塢電影；華人看港片和好萊塢電影；印度人則以觀看寶萊塢電影居多。

2004 年，由大馬知名電影及廣告導演雅絲敏·阿莫執導的馬來電影《我愛單眼皮》卻成功地吸引了巫族以外的觀眾。該片講述一名華裔青年與一名巫裔少女的異族戀，透過兩人的戀情發展，雅絲敏巧妙地帶出大馬族群、宗教、階級、特權等敏感課題。電影充分展現出大馬文化的豐富與多元性，引起很大的共鳴與迴響，還一舉奪下 2005 年第 18 屆東京國際電影展最佳亞洲電影獎以及第 27 屆法國克勒爹尔 Créteil 國際女性影展最高榮譽評審大獎，讓馬來西亞電影罕有地在國際影展上綻放光芒。

雅絲敏生前最後一部電影作品 *Talentine*（戀戀茉莉香，2009）則是首次以大馬第三大族群印度人為敘事題材，透過一名印裔青年與歐亞混血女的受阻戀情，試圖呈現大馬印度人的際遇。

電影雖頻頻在國外得獎，但礙於電影觸及敏感課題，使國內一些保守派人士自覺身份被貶低，譴責雅絲敏的電影褻瀆宗教與詆毀文化<sup>[1]</sup>。《我愛單眼皮》更是被電監局刪剪了八段被指不符標準的畫面，才較其他國家晚在大馬上映(Yasmin, 2005)。

儘管如此，雅絲敏卻也被視為是促進族群團結與和諧精神的代表人物。馬來西亞人民公正黨青年團宣傳主任李凱倫就表示：「在面對當今的種族問題時，必須有效引導民眾反思個人對他族的刻板印象，進而加強種族之間的融和。雅斯敏的電影成功做到了。雅斯敏的進步與突破性的創作，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心。」（星洲日報，2009 年 7 月 26 日）

2009 年七月，雅絲敏不幸離開了我們，但她透過電影傳達的訊息值得我們去深思與探討。由於此前未有雅絲敏作品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將對雅絲敏的電影進行初探，試圖分析雅絲敏在《我愛單眼皮》和《戀戀茉莉香》這兩部電影中對於異族戀的詮釋與建構，進而探究電影中的異族戀是否反映出現實狀況，另將檢視異族戀所受阻力，並試圖釐清愛與包容能否跨越膚色、宗教、文化、語言等界線。

## 二、問題意識

本研究將試圖解答以下四道問題：（1）雅絲敏在電影中對異族戀進行的詮釋與建構；（2）電影中的異族戀如何呈現現實生活的情況，進而促進族群團結與和諧；（3）異族戀的阻力；（4）愛與包容能否跨越種族歧異？

## 貳、文獻探討

### 一、多元社會

馬來西亞自十五世紀受到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殖民統治，為開發當地經濟，英國殖民政府從中國大陸、印度、以及印尼引進了大量勞工，這些來自不同地區與背景的勞工隨後定居馬來西亞，形成了一個多元社會。根據 J·S. Furnivall (1984) 所指，多元社會意指由殖民帝國依經濟需求塑造出來的一種特殊社會，文化價值與社會制度相歧異的族群被納入在一個社會單位內，內部結構出現裂痕及缺乏內在的凝聚力（陳美萍，1998，轉引自《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

英殖民政府原則上針對各個族群的特點，以分工和分治之原則進行統治，又制定種種法律和政策隔離各個民族，以致馬來西亞在擺脫英國殖民政權後，儘管在政治上達成獨立建國的目標，仍存在一個長期隱憂——族群團結。各個族群懷抱著不同的傳統、文化、語言、宗教等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表面上看來是一種極為豐富的文化交融，但實際上種族間卻也存在著界線，形成一種複雜且特殊的形態。

因此，Pierre L.van der Berghe 認為，現存的多元社會表現以下七種特點：相當缺乏價值的一致性；呈現出相當的文化異質性；在重要的團體之間出現衝突；社會體系的各部分表現出相當的自主性；政治強制手段及經濟的互相依賴是社會整合的基礎；一個團體以政治力量統治其他團體；團體和團體之間是呈現劃分界線、互相利用、沒有情感、及功能專化的關係、而各團體之內表現出非互相利用，有情感及功能普化的關係（楊建成，1982: 2-3）。

江丙倫（1989）以及張亞中（1997）表示，世界上多元族群的國家不少，但像馬來西亞情況這麼複雜，確實不多見。

## 二、族群認同

族群指國家內部不同的共同體，其成員除了在客觀上具有（或想像出來的）共同血緣、語言、宗教、文化或共同的歷史經驗，同時在主觀上具有禍福與共的集體認同（陳美萍，1998: 9）。

季茲（Geertz, 1963）提出原生論，認為族群認同是人類最初的自然單位，是親屬制傳承而得的「既定資賦」。一個人生長在一個群體中，與其他成員共享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原生連結」，因此他與群體中其他成員被這種根基性的聯繫凝聚在一起。Edward Shills（1958）稱這種剪不斷的情感為「不可言喻的強制性」（陳心園，2009: 19；陳美萍，1998: 10）。

另外，Abner Cohen 等人提出的「工具論」，則將族群認同視為在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權益的標準特定場景的策略性反應，是用來促進族群利益的工具，但其功能將隨環境改變。族群如此突出，正是因為把利益與情感連結起來（陳心園，2009: 20）。該項說法可用於解釋早期由於英殖民政府擔心「華人可能將馬來西亞變為中國一省」，創立了一套「保障馬來人特權，強化馬來人政治權威」的君主立憲國會民主政治制度，使華人和其它族群為爭取利益，鞏固了族群內在認同感的情況。

但王明珂（1994）認為，族群發展與重組以結構性健忘及強化新集體記憶來達成。移民變遷所造成的新族群環境，除了提供結構性失憶的環境，也導致原來沒有共同「歷史」的人群，以尋個人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凝聚新族群的認同感，構築族群以內的親親性。當族群集體利益遭受挫折時，文化親親性將發揮其凝聚力，促使群體中的成員投入其中為族群服務，挫折經驗往往被詮釋成集體受難記憶，由此再重組、強化族群記憶，使其凝聚力更為鞏固。

集體認同之形成必然牽涉到劃線的動作，以便區分出我們和他們，除了自我肯定，也蘊涵自我防禦心理。族群認同不但意味著在人群中尋找相同點，同時也在尋找和其他族群間的相異處。人們會系統化地區分他們與外來人士之間的不同，以作為「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分級（陳美萍，1998）。這個概念可解釋殖民時期，馬來人、華人以及印度人從印尼、中國和印度遷移至馬來西亞所經歷的建立新集體記憶過程。

## 三、族群界線

族群認同進而形成族群界線。Fredrik Barth（1969）首先提出族群界線這個概念。Barth 認為，族群界線是由其成員所劃下的範疇，非地理上的界線，而是一種「社會界線」。在資源競爭中，一群人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群的「界

線」，以排除他人。族群界線在互動的社會關係中產生，它像是一個容器，能容納不同的社會文化內容，兩個族群在接觸的過程中，因文化接觸而使族群的文化特徵產生改變，甚至讓族群的組織結構轉換成不同形式，但只要兩個族群的人分別持續存在，族群界線便會繼續的維持，族群的劃分也不會消失（陳美萍，1998: 9）。

馬來西亞獨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但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實際上仍無法擺脫殖民政權的陰影與掌控，尤其是英殖民將族群切割劃分的經濟政策，使得各個族群在獨立後仍持續守在各自的崗位上，像是巫族從政、華族經商以及印族割膠，同時生活在各自的社區內，族群之間甚少交流與接觸，存在著明顯的界線。

#### 四、Hebl&Dovidio 的混合社會互動模式

在釐清馬來西亞族群關係之後，筆者將論析 Hebl&Dovidio 於 2005 年提出的混合社會互動模式（圖 1），此模式可用於探究族群之間的互動條件與關係發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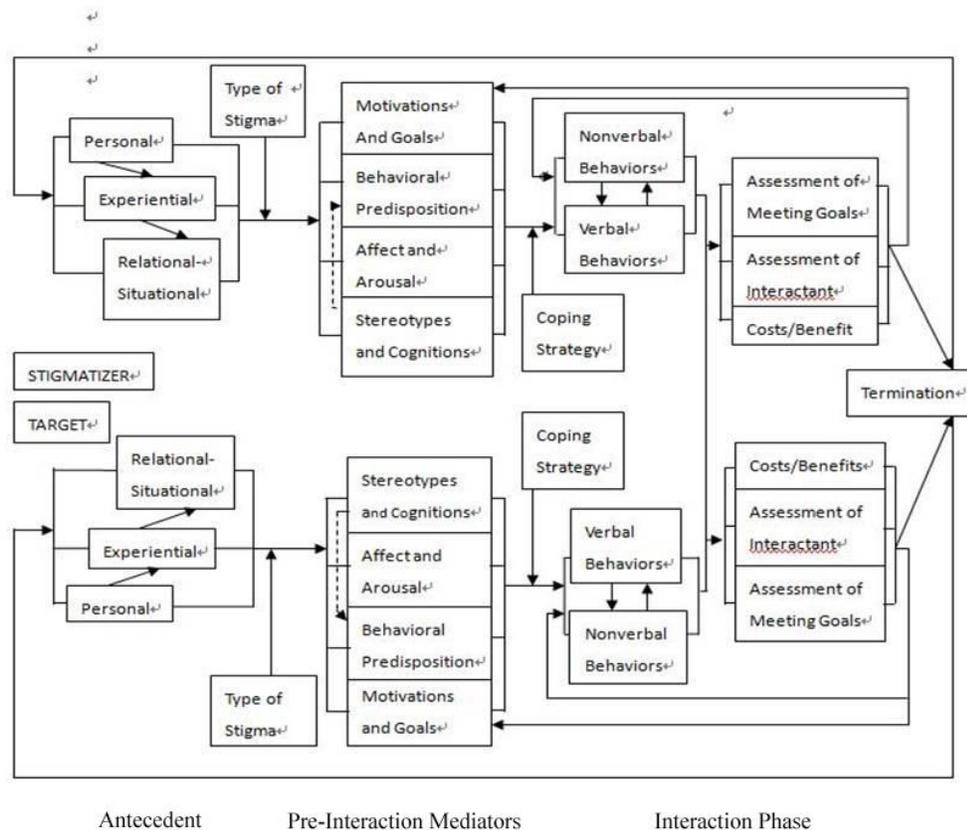


圖 1：Hebl & Dovidio (2005) 根據 Patterson (1982) 的非語言交流持續功能模式而提出的混合社會互動模式

資料來源：John F. Dovidio, J. F., Hebl, M., Richeson, J.A. and Shelton, J.N. (2006).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Race, and Intergroup Interaction, *The Sage Handbook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 487.

根據圖 1，跨團體互動過程可分為三大階段，即：先前條件——先前互動中介——互動階段。

先前條件涵括個人變數（個人的認知）、經驗變數（過往與他族相處的經驗）、關係情境變數（關係模式以及權力階級）以及汙名類型（關於他族的負面說法），若這些變數都偏向正面，先前互動中介將成為關係發展的關鍵。

在先前互動中介這一環，我們看見了刻板印象和認知、影響和覺醒、行為意向或傾向、動機和目標等變向；

最後的互動階段則牽涉一些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以及互動成本和效益評估。

由此模式可看出，族群之間的交往或異族戀的成形與發展有賴於個人認知、過往經驗、刻板印象、交往動機和目標等主要因素，文本分析的部分將針對這些關鍵因素進行辯證。

## 五、異族戀的定義

黑人、白人的種族主義概念是一種根據人的外表或基因特徵所作的體制人類學或生物學分類。除了尼格羅種（即黑種人）以及高加索種（即白種人），還可分為蒙古利亞種（即黃種人）以及及南島人。由於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在此分類上皆屬於同一蒙古里亞種（陳美萍，1998），因此筆者將延續以上已做深入敘述的族群概念定義雅絲敏電影中的異族戀。簡單來說，即在馬來西亞多元社會裡，兩個來自不同血緣、宗教、母語、文化或共同歷史經驗、彼此之間存在一道「社會（族群）界線」的男女之間戀情。

Husin Ali (1984a) 認為，馬來西亞族群問題不能以一般西方或東南亞族群問題情況視之（陳美萍，1998）。有別於西方國家黑人與白人建立在一種殖民與被殖民情結上的戀情，在馬來西亞脈絡下發展的異族戀，主要受資源分配不均、權力、階級和宗教等因素所影響。

## 叁、研究方法與目的

著名理論家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說：「世界上敘事作品之多，不計其數；種類浩繁，題材各異。對人類來說，似乎任何材料都適宜於敘事，敘事是人類歷史本身共同產生的。」（張燕、譚政，2008，轉引自《敘述學研究·序》）

敘事傳達了文化的意識形態，藉由敘事，才能進行文化上的價值與理念之再生產。因此，採用敘事分析法，打斷故事解構，即可揭露作品的結構與意識形態，理解隱藏在文本背後的訊息，是探索媒介文本一種有力且管用的方法（Jane Stokes / 趙偉姣譯，2008：92-94）。

美國文評家 Robert Scholes 認為，電影具有「現性」與「連續」二特性，使其成為一個最好的敘事媒介（劉立行，1997）。基於雅絲敏的電影有個人濃厚的主體性及獨特的語言結構，提供觀眾不同層面的思考衝擊，因此本文將採敘事分析法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詮釋，透過電影的故事情節、人物、對白等，試圖解構雅絲敏的《我愛單眼皮》以及《戀戀茉莉香》電影中的異族戀，論析電影如何反應現實生活，並解答問題意識中所提出的問題。

另外，選擇《我》片以及《戀》片主要原因在於兩部片子的異族戀主角來自不同族群，由此可看出在馬來西亞社會中不同的異族戀搭配模式。

## 肆、文本分析

### 一、電影中的異族戀建構

#### （一）、華巫戀、巫印戀

《我愛單眼皮》講述華裔青年傑森與巫裔女胡姬的異族戀；《戀戀茉莉香》則關乎歐亞混血女茉莉與印裔男馬赫什的戀情。這樣的異族搭配在現實生活中固儘管存在，但並不常見。基於馬來西亞的族群多元性，異族戀可以有數十種的搭配模式，但本文將把焦點放在三大種族可能搭配出的戀情模式上。



圖 2：《我愛單眼皮》劇照

資料來源：[www.lifetv.com.my/node/12367](http://www.lifetv.com.my/node/12367)

表 1：《我愛單眼皮》男、女主角背景介紹

	女	男
姓名	Orked / 胡姬	Lee Seow Loong/ 李小龍 Jason/ 傑森
家庭背景	中上階級	中下階級
族群	巫	華
宗教	伊斯蘭教	佛教



圖 3：《戀戀茉莉香》劇照

取自：[mypaper.pchome.com.tw/iluvcm/post/1312691350](http://mypaper.pchome.com.tw/iluvcm/post/1312691350)

表 2：《戀戀茉莉香》男、女主角背景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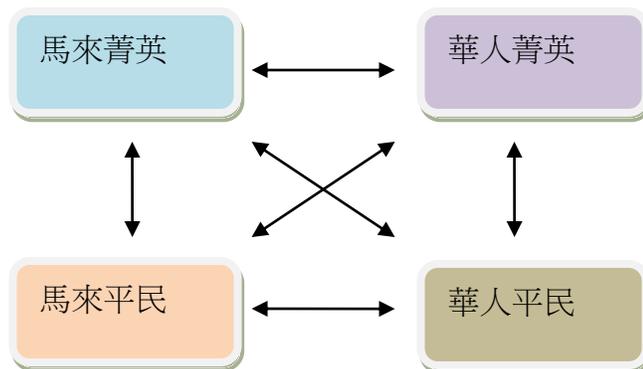
	女	男
姓名	Melur / 茉莉	Mahesh 馬赫什
家庭背景	中上階級	中下階級
族群	歐亞混血 (婆婆為英國人、 父母為馬來人)	印
宗教	伊斯蘭教	興都教

## (二)、家庭背景、權力與階級

兩部電影中的異族戀相同之處，包括女方皆來自中上階級家庭，胡姬和茉莉的家人會一起嬉鬧，相互鼓勵，關係密切良好，而且家中僱有女傭，並把女傭當作一家人看待。相反地，傑森以及馬赫什出自中下家庭，傑森的父親曾凌虐妻子，兩人儘管仍相處在一起，但經常吵架，而傑森必須靠售賣盜版光碟養活自己。馬赫什的父親已過世，和母親以及一位姐姐相依為命。馬赫什有著印度人深邃的輪廓，但可惜的是，俊朗的他卻是一名聾啞人士。

這樣的安排，反映出現實社會中，馬來人因佔有特殊地位及握有特權（以下將做進一步闡述），因此較其他族群獲得更多的資源分配，生活過得更優渥。另外，女富男貧的安排，使得兩段戀情在馬來西亞的父系社會中，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基礎上。

根據 S. Husin Ali (1984)，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從圖 4 看個清楚。但該圖表僅囊括華人與馬來人兩大族群，並未將印裔以及馬來西亞其他少數民族列入在內，實際情況可能更為複雜。儘管如此，圖表有助於釐清馬來西亞異族戀最基本發展的可能性。



#### 圖 4：華人與馬來人之間可發展出的關係

資料來源：S.Husin Ali (1984). *Social Relations: The Ethnic and Class Factors, Ethnicity, Class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p.26.

### (三)、巫女發展異族戀較巫男問題大

在《我》片中，胡姬被其好友的男友斥責說到：「你自以為自己地位很高，喜歡外國人，跟華人交往。」胡姬回答：「馬來男子和他族女子結婚已經好幾個世代，現在女性要這麼做，每個人卻開始譴責。」這一幕反映出，馬來男子與他族通婚較馬來女子來得容易，而雅絲敏以穆斯林女性而非男性作為片中主角，相信正是想呈現出在伊斯蘭教社會，女性地位較男性低，在與他族人士交往過程中總是受到百般折難。

伊斯蘭教主宰著女性穆斯林的精神生活、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各個層面，但在西方文化平權概念滲透之下，穆斯林女性擺盪在傳統與現代價值觀之間衝突矛盾，極度想擺脫傳統價值，表現與他族一樣開放，卻又受傳統價值給深深束縛。現今社會中，許多穆斯林女性雖身穿馬來傳統服裝，卻不戴頭巾；有的戴頭巾，穿著卻未完整的掩蓋「羞體」，有者甚至穿緊身衣展露身線，這些行為在伊斯蘭教社會往往被賦予「放蕩」、「不羈」等難聽的譴責字眼（陳耀薇，2008）。

電影中的胡姬和茉莉雖身為穆斯林，但她們並未穿戴頭巾，也未準時做禱告。胡姬的父親以嚴厲的口吻促妻子、傭人和胡姬做禱告，但自己本身亦顯得懶散，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穆斯林女性總是得聽命於男性，處於男性權勢之下。

雅絲敏表示：

一些人對於電影呈現巫族女子（指胡姬）穿著傳統服裝出席派對感到驚訝，但那並不是錯的最離譜的事。我的電影較現實生活溫順多了，別人說電影中的巫裔夫妻（指胡姬父母）的親暱的行為很猥褻，但幾乎每個禮拜，這些人都在觀看巫裔丈夫斥責、背叛、甚至毆打妻子的馬來電視劇，難道這就不令人感到驚訝？（太陽報，2009年7月28日）

## 二、異族戀發展過程

### (一) 一見鍾情

兩段異族戀皆始於一見鍾情，胡姬是在傑森的盜版光碟攤位與他第一次見面，兩人儘管不相識，卻惺惺相惜；馬赫什則是在一次接送茉莉回家時，兩人對彼此深具好感。雅絲敏藉由一見鍾情，傳達愛可以跨越膚色這個概念，因為，兩個人首遇當下，並不了解對方，也就因為不了解，愛得以延續下去，越是了解，就會發現彼此的不同。就像胡姬向朋友說道：「他不喜歡我，因為他不夠了解我，但他愛上了我。」

雅絲敏（2005）認為：

愛一個人的時候你不會察覺他的膚色，只有在你恨的時候才會這麼做。馬來人可以喜歡華人，華人也可以喜歡馬來人。拋開文化、信仰、膚色、“單眼皮”的程度，我們的內在都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深刻理解一個人後才愛上他。我們喜歡我們喜歡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什麼。墜入愛河以及相愛的關鍵是接納對方所有的相歧異。愛，是可以跨越種族與文化界限的。

戀情發展下來，雙方逐漸意識及彼此的不同，但卻表現得不再乎。對於傑森非回教徒這件事，胡姬與傑森絲毫未感到擔心；茉莉對於馬赫什不能說話聽不見亦不抗拒。茉莉向馬赫什說：「你說話的時候是沉默的，當你沉默的時候，就是你說話的時候。」

另外，透過簡潔有力的對白，男女主角向彼此表達了深深的愛意。

傑森：你認為愛上一個人需要多久時間？

胡姬：一分鐘。

胡姬：那你需要多久時間愛上我？

傑森：不及一分鐘。

馬赫什向姐姐表示：「我想要照顧她（茉莉），直到她老去；我希望她平安快樂，因為只要她快樂，我也會快樂。」

## （二）、戀情遇阻力

與現實生活相比，電影裡的異族戀發展過於理想化，雅絲敏顯然也意識及這一點，因此為電影中的兩段戀情製造了阻力。

《我》片中，胡姬的爸爸認為傑森一頭金髮像個流氓、還讓另一女子懷孕，反對兩人交往。現實生活中，華人接近馬來人往往會被指摘是為了奉承馬來人，好從馬來人身上獲取經濟或政治利益，而胡姬的爸爸也認定傑森欲與胡姬交往肯

定心懷不軌，是一個陰謀。當然，傑森讓一女子懷孕這件事，亦是他和胡姬戀情發展的一道阻力，但那其實是一場誤會。

《戀》片中，馬赫什的母親強烈反對馬赫什和茉莉在一起，因為馬赫什的舅舅是在一場巫印種族衝突中喪命，加上過往經驗（下面將做詳述），馬赫什的母親對巫族存有嚴重偏見，認為所有馬來人都只會製造麻煩，拆散別人的家庭。

### （三）、戀情無疾而終

關於胡姬與傑森、茉莉與馬赫什的戀情最後怎樣了，雅絲敏給觀眾留下了一個問號，讓觀眾自己去做詮釋。或許雅絲敏本人也預見了兩段戀情最終將無法掙脫社會結構力量而繼續下去，本身也無力解決問題，因此設了開放式的結局。

《我》片最後，胡姬在前往機場途中讀了傑森寫給她的信深受感動，決定撥電給傑森，而傑森正騎著電單車趕往機場欲與胡姬見面。電話鈴聲響起的那一刻，只見傑森像似遇上車禍倒臥在血泊中，手機仍不斷響著，但當畫面切回胡姬時，電話接通了。胡姬向傑森表示她愛他，到英國之後會再打給他，電話那頭傑森回話說：「好的。」米勒（2002）指出，死亡是最讓人困惑，最為開放的結局，它以為最為神秘的戲劇化方式表明，結尾作為整個故事清晰度的基礎和根據，總是逃遁後退，消失不見（張燕，2008：94）。

《戀》片最後，馬赫什向茉莉用手語比出：「我非常喜歡你，我不理其他人說什麼，我的心常與你同在。」但茉莉回說：「你說什麼？我不知道！」

戀情中的男女本身或許也意識及戀情不可能發展下去，但亦有可能憑著堅韌的意志力讓戀情持續發酵。雅絲敏透過電影提出問題，留待觀眾自行去思考和解答。

## 三、異族戀發展阻力

### （一）、三大族群對異族戀的看法與認知

傑森的好友強說道：「為什麼以前異族通婚那麼簡易，現在的社會更文明了，但通婚反而變得複雜？」傑森回答：「因為人想太多了，當個人聚集成一個群體時就會做些不理智的事（People act crazy in group）。」以下將論析馬來西亞 3 大族群對於異族戀的看法，以及這些現實因素何以抑制異族戀的發展。

#### 1. 巫族與特權

513<sup>[2]</sup>事件後，馬來人感到自己處於不利地位，認為族群間敵對的根源在於經濟上的不平衡，因此政府制定了系列優待政策。（陳美萍，1998；Horowitz, 1985）。根據聯邦憲法條文之規定，馬來人在公共服務職位名額、獎、助學金、職業准證及執照、保留地、大專院校所規定的土著與非土著比例等領域擁有特權與特殊地位。

兩部電影皆反映出馬來人佔有特殊地位及擁有特權這件事。《我》片中，胡姬考獲 5 科甲等成績，獲得獎學金到英國升學，但傑森考獲 7 科甲等，前途卻是賣盜版光碟。《戀》片中，茉莉因為遲到，安華老師讓哈菲茲（馬來人）先上場，並向亞迪巴老師解釋道：「因為茉莉還沒到，我讓哈菲茲『優先』上場。」雅絲敏巧妙地透過這一幕諷刺馬來人總是佔有一個優先位子。另外，《戀》片中的拿汀卡爾宋（Kalsom）被茉莉家人嘲笑為「空洞」的傢伙，直接戳破這些被馬來西亞各州統治者封賜「拿汀」頭銜的所謂「有功」人士，實際上並未對社會做出任何顯見的貢獻，只會仗著氣勢瞧不起其他人的真實情況。雅絲敏利用卡爾宋這個名字開了一個玩笑，因為「Kal·som」正與馬來文的空洞「ko·song」發音相近。

當巫族作為享有更多國家資源的族群，使族群關係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位子上時，族群界線將更加牢不可破，異族戀也就更難發展。但由於佔有優勢，馬來人一般不太排斥與他族人士發展異族戀，尤其以和外國人發展異族戀居多。

## 2. 華族

《我》片中，傑森的好友強不斷提醒他，若與胡姬結婚，就必須信奉伊斯蘭教、改名字，他的父母必然會感到十分傷心。

華人一般排斥與馬來人談戀愛甚至通婚主要原因是，根據伊斯蘭教規範，若與穆斯林結婚就必須皈依伊斯蘭教，而在馬來西亞，馬來人皆信奉伊斯蘭教，華人多為非穆斯林。因此，華人與馬來人通婚不單是不吃豬肉的簡單問題，而是必須「入贅」伊斯蘭教，子子孫孫將冠馬來姓名而不復冠華人姓氏（陳美萍，1998，轉引自〈願羅密歐與茱麗葉終成眷終——不吃豬肉還是不能做女婿〉），這使得向來重視傳宗接代的華族非常抗拒，認為與巫族交往就是錯誤的開始，有者甚至認為這是中了馬來人炮製的愛情降，因此現實中的華巫族戀都在社會以及家庭壓力下以悲劇收場。

現實生活中，就曾發生華裔在皈依伊斯蘭教後演變成社會邊緣人的案例——基於岳父反對，華裔男子馮德華<sup>[3]</sup>被迫和巫裔妻子在泰國註冊結婚，但婚姻卻不受大馬政府承認，進而導致 4 名子女成為無國籍人士，更無法到學校唸書，一段簡單異族戀卻埋下了往後的重重困難與障礙。

### 3. 印族

《戀》片中，馬赫什的舅舅加內什曾經愛上一名巫裔女子，無奈就因為對方是穆斯林而不獲姐姐支持，被迫放棄這段美好姻緣，但加內什始終沒有忘記對方，直到得悉對方死後，才決定另娶。而結婚當晚，卻因為隔壁的巫裔鄰居同時間舉喪，一喜一喪最終演變成流血暴力事件，加內什不幸在事件中喪命。此段故事情節事實上明顯指涉 2001 年梅丹村<sup>[4]</sup>發生的族群暴力事件。

其次，馬來西亞此前曾發生穆斯林毀興都廟事件<sup>[5]</sup>，以致巫印族對彼此皆無好感。馬赫什的母親向女兒表示，若舅舅（即加內什）和穆斯林女性結婚，那他們將失去他，反映出皈依伊斯蘭教亦是印族排斥和巫族交往的原因。

馬赫什不能說話，其實有影射在馬只佔 7%的印度族群的聲音經常被忽略之意。另外，電影中參加才藝競賽的全是巫裔和華裔學生。印裔學生不僅被排除在外，還得擔任接送參賽者的「司機」。馬赫什的母親認為是因為自己的孩子負責任，所以才被委派接送才藝競賽參賽者，但馬赫什的舅舅加內什卻認為，這根本是學校為了省下交通費而出的計謀。

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從印度南部將印度人帶到馬來西亞從事園丁等勞動工作（S. Husin Ali, 1984），由於大部分印度人居住在郊區，這種經濟劃分政策使得印度人存在獨立後持續被邊緣化，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上，都不能與馬來人和華人平起平坐。馬來西亞印度國大黨主席三米韋盧表示：「儘管政府計劃推廣平等政策，但印度人的權益總是被擱置一旁，這種情況長期以來並未獲得改善。」（Gabriel, 2000: 66）

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印族利益經常被忽略，權力地位都不及巫族和華族兩大族群，因此，印族與華、巫族人士發展異族戀自然也建立在一種不平等的基礎上，而宗教因素又使華印戀較巫印戀來得普遍。另外，基於印度社會實行的種姓制度，婚姻多為父母所包辦，亦造成與他族發展戀情的機會不高。

#### （二）、宗教作為抑制異族戀的阻力

雅絲敏電影中，經常可以看見穆斯林女性身穿一襲白袍在家中祈禱的畫面，宗教課題在男、女主角戀情發展過程不斷地藉由第三者（傑森的好友強、茉莉的傭人美玲）被提醒。在《我》片和《戀》片中，皈依伊斯蘭教正是阻礙戀情發展的一道障礙。

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官方宗教，馬來西亞同時規定馬來族必須是伊斯蘭教徒，其他族群並不受該條例約束（洪掬量，2009）。但事實上，伊斯蘭教沒有劃分宗教和世俗的生活，所以根據定義，伊斯蘭教國家的政府，就是一個宗教的政府。伊斯蘭教的強勢，讓華族和印族對巫族保持一種敬而遠之的心態。

伊斯蘭教與華人的佛教及印度人的興都教先天性便有其衝突性。第一：回教的默罕默德一手執寶劍、一手執可蘭經，因此伊斯蘭教教義，具有極深的非他性。其次，伊斯蘭教禁吃豬肉，視牛隻為清真，宰割牛隻供奉上蒼，但絕大多數華人基於牛是耕田動物，與人有功，多不忍殺食，反食豬肉。穆斯林認為宰割牛最仁慈的方法是割頸是，但視牛隻為神聖物的興都徒可能無法苟同。（王啟槐,民70）

馬來西亞華人多為佛教徒與道教徒。佛教徒一般相信輪迴、前世今生、姻緣的概念，但當傑森告訴胡姬，「我覺得我們早就相識了，或許我前世曾遇見你，我們的認識是一種緣分」，胡姬顯得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顯示兩人在宗教觀念上極具衝突，要相互接納有賴於彼此間的包容與諒解。

### （三）、刻板印象擴大族群界限

由於巫族輪廓較深，因此認為所有華人都是單眼皮的，這是馬來人對華人的負面刻板印象，也是《我愛單眼皮》的片名。

族群刻板印象和信念環繞著一些被扭曲或誇大了的真實或想像差異而存在，總是藉由貶抑其他族群來抬高某一族群的地位。

早在殖民時期，英國官員萊佛士以及 Swettenham 就指馬來人儘管慷慨、忠心，但思想保守、懶惰、不求上進、以及相信命運；這些刻板印象延續至今，在民間根深蒂固。而馬來人一般認為華人雖然勤勞、積極進取、但因為吃豬肉、不割包皮被視為骯髒，儘管擅長做生意，但也是騙子。對於印度人的印象則是酗酒，不僅全身油光，還有體臭味（S. Husin Ali, 1984: 68-75）。這種刻板印象，與好萊塢電影中所有人都是壞人，只有白人是好人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兩部電影中，雅絲敏徹底地扭轉了這些刻板印象，試圖糾正這些深植於觀眾腦中的認知與記憶。《我》片中，傑森一頭金髮、賣盜版光碟，其好友強一臉流氓樣，但事實上傑森會寫詩，強會彈琴。另外，強告訴胡姬，並非所有華人都是騙子，也不是所有馬來人都懶惰。華族認為巫族不吃豬肉，所以較華人笨，但在電影中，強好幾次罵傑森笨，並認為胡姬比傑森更能理解他的狀況。

《戀》片中，馬赫什的母親向女兒表示，加內什興建的興都廟遭破壞，加內什對滋事者寬容以待，但如今終究要死在他們（指穆斯林）的手中，並指他們（穆

斯林)一天祈禱五次,但根本不具憐憫之心,因此堅決反對馬赫什和穆斯林女子交往,顯示過往負面的經驗將加深負面刻板印象,進而導致族群間的界限擴大。雅絲敏就認為,人與人不會因為種族關係而互相憎恨,「偏見」才是人性的根本弱點。

另外,電影反映出馬來西亞三大族群都對外國人保持良好的刻板印象。傑森本名為李小龍,但覺得自己的中文名字很俗氣,所以自己取了傑森(Jason)這個洋名,但胡姬其實更喜歡他的中文名字。另外,胡姬的巫裔好友亦非常崇洋。電影中,胡姬向好友解釋了法農(1952)提出的去殖民心理學。她簡略說到,正是因為殖民者(白人)讓被殖民者(黑人)在思想以及心理上自以為身份較殖民者卑微,因此極度渴望走進白人的世界,但卻遭唾棄,陷入被漂白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情境交疊所產生的兩難中。這種狀況或多或少亦適合形容馬來西亞的後殖民情況。

破除刻板印象最好的方法是靠接觸,但基於殖民時期族群居住區域的劃分,族群間至今仍少有深入交流或接觸的機會,就算不同族群的人同住一個社區內,彼此也難進行深層的交流,只因不同族群歷史與文化背景差異甚大,確實難找到共同的話題。由此可見,族群界線並非那麼容易瓦解。《我》片中,強說道:「認識胡姬之前,我從未喜歡過馬來人,並非不喜歡,而是我從未想過他們。」

簡單來說,族群之間能否丟棄對彼此的負面刻板印象為影響異族戀發展關鍵之一,但除了在思考與感知上的改變,社會結構性,即權力和資源分配結合上的改變亦是關鍵。族群界線的消失,才能促進彼此的接觸、溝通及理解,異族戀才會有發展的空間與機會。

#### (四)、異族戀、異語言

兩部電影對話中皆參雜著馬來文、英文、華文、印度話、廣東話、福建話等語言,而作為兩段異族戀的主要交流語言是馬來文和英文。

馬來文是馬來西亞官方語文以及教育媒介語,英文可作為官方用語。因此,馬來文和英文是各個民族必須掌握好的語言,以助協調生活上與人的交流和溝通。但回到各自社區時,各個族群則以自己的母語進行溝通,就像電影中傑森和胡姬以英文和馬來文交談,回到家中說的是中文和廣東話,跟好友強對話時則用福建話。

基於語言助我們建立社交世界、形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影響我們所居住的社區以及賦予身份及認同感,兼具工具性和感情性兩大功能,因此它亦是異族戀能否展開的關鍵因素。若傑森不會說英文和馬來文,那基本上他很難與胡姬進行深層交流。

## 四、研究結果

兩部電影中的異族戀皆以馬來女子作為主軸，雅絲敏或許是想把自身經驗投射於電影中，以及反映現實生活中穆斯林女性與他族通婚所引發的爭議性。兩段異族戀，代表巫族的女方都較男方家庭背景優，顯示巫族在馬來西亞社會獲得較多的資源分配，佔據特殊地位；華族和印族儘管表現優異，但必須自食其力過活，族群間的關係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位子上。

電影試圖帶出愛可以跨越膚色、宗教、文化等歧異，並以一見鍾情作為戀情源頭，強調無須瞭解對方才能墜入愛河，因為人往往在深入瞭解對方之後，反而察覺彼此間有太多的相異而無法繼續交下去。但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社會情況複雜，各個族群在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歷史與文化「原生連結」上皆有所差異，經歷移民變遷所造成的結構性健忘及強化新集體記憶過程以及殖民時期的分工和分治政策，族群為了求取生活上的利益，導致族群內在認同感的強化，使族群界線更為分明，族群間少有接觸，異族戀更是難以展開。

雅絲敏顯然也意識及現實狀況的殘酷，於是為順利萌芽的戀情加諸了挫折與障礙，而這些障礙主要來自社會以及男女主角家人所施加的壓力，但進一步追究，又發覺這些阻力源自於族群間對彼此所存有的負面刻板印象（個人認知、過往經驗）、宗教、階級，以及語言等文化差異。

儘管電影呈現了兩段唯美浪漫的異族戀情，但雅絲敏本身或許也無力解答戀情最後的發展動向，因此設了開放式結局，留給觀眾去詮釋及解答。

## 伍、結論

雅絲敏在電影中對於異族戀的詮釋與建構，確切地反映出了現實生活中的情況。電影中異族戀所受到的阻力，讓觀影者反思根植於內在的偏見，是否正是放大族群界線的原因，創建了促進族群和諧的契機。

而關於愛與包容能否跨越膚色這個問題，雅絲敏先是透過「一見鍾情」告訴觀眾可以，但結局卻又反應出事實並非如此，產生矛盾。對此，筆者認為，儘管社會結構力量強大，但異族戀發展的機率並非等於零，因為現實生活中不乏完美幸福的異族戀例子。思維上的糾正，或許仍需配合不平等結構上的改變，才能開創一個有利於促進族群間友好和諧的空間，進而減少異族戀所受阻力，並得以順利滋長，這是筆者從雅絲敏電影中所領悟到的。

##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所選取的電影樣本僅呈現由馬來西亞主要族群所建構的異族戀，未將其他族群涵括在內，可能缺乏代表性，未來可考慮增加研究樣本。由於此前未有分析雅絲敏電影或馬來西亞異族戀情況的相關研究，所以文獻方面只能從族群概念著手，進而談論異族戀。透過敘事分析法，筆者的詮釋也可能過於主觀，若有充足時間，可進行深入訪談，聽取各方意見，以達致客觀。

## 註釋

[1] 2006年4月23日，馬來西亞國營廣播電視台第一台直播節目《藝術現象》主辦了一項名為「《我愛單眼皮》以及《花開總有時》沾污我們文化」的研討會，邀來本地記者兼影評人 Akmal Abdullah 以及電影製作人 Raja Azmi Raja Sulaiman 出席，Akmal Abdullah 指，雅絲敏的該 2 部電影帶給觀眾負面影響，另一名電影製作人 Raja Azmi Raja Sulaiman 甚至質疑，穆斯林女性與穆斯林以外的男性談戀愛是違法的。雅絲敏原本也受邀出席研討會，但礙於研討會主題明顯已具譴責性，因此拒絕參與。節目尾聲，59%觀眾透過短訊投票贊成研討會所定下的結論，即兩部電影含負面因素。雅絲敏對於 Raja Azmi 指稱馬來西亞為馬來人所擁有以及 Akmal Abdullah 指電影中的傑森沒有宗教信仰相當反感，並質疑當局為何沒有對此番甚具中傷意義的言論採取行動（Al Amin, F.A.M, 2008）。

[2] 當時，在野民主行動黨以及民政黨的華裔候選人在大選中推翻了政府在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勝利後展開遊行慶祝，引發馬來人不滿，對華人展開襲擊，華人連同印度人予以反擊，衝突一發不可收拾，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但另有說法指衝突事件是由執政黨巫統內極端分子所蓄意製造的（柯嘉遜，2007）。

[3] 馬來西亞男子馮德華（53歲）於1978年皈依伊斯蘭教，他與妻子諾萊妮皆為大馬公民，婚姻註冊不受大馬政府承認的問題發生後，馮德華曾多次走訪國內各個部門，還 2 度聘請律師將事件帶上法庭，但仍未獲得婚姻認可證。（星洲日報，2010年5月24日）

[4] 2001年3月4日，雪蘭莪州梅丹村一戶印裔家庭家中舉喪，但其巫裔鄰居卻有喜，因而引發巫印暴力衝突事件，約兩百人涉及其中，事件造成 3 人死亡、37 人受傷、153 人被捕，現場有車輛被燒毀，警方起獲了武士刀、木棍、鐵條等武器。衝突事件迅速蔓延至舊巴生路一代的甘地村、拿督哈倫村、迪沙利村以及八打靈再也、雙威鎮和蒲種，並持續至 3 月 8 日才緩和下來。

（取自 [http://ms.wikipedia.org/wiki/Peristiwa\\_Kampung\\_Medan](http://ms.wikipedia.org/wiki/Peristiwa_Kampung_Medan)）

[5] 1977年12月，位於馬六甲以及霹靂州邊界的 28 所興都廟遭褻瀆。其中最嚴重事件發生在 Kirling Subramaniam 寺，伊斯蘭教激進分子闖進該寺，與寺廟守衛發生暴力衝突，事件造成 4 名穆斯林死亡（Gabriel, 2000: 130）。

## 參考書目

### 期刊

王明珂（1994）。〈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第5卷第3期：119-140。

### 雜誌

楊慧婷（1998）。〈願羅密歐與茱麗葉終成眷終——不吃豬肉還是不能做女婿〉，《大專生雙月刊》，第2卷第10期，11-12。

### 書籍

江炳倫（1989）。《亞洲政治文化個案研究》。台北：五南

張寅德（1989）。《敘述學研究·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燕、譚政（2008）。《鏡像之鑒：韓中電影敘事和受眾比較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

楊建成（1982）。《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台北：文史哲

劉立行（1997）。《電影理論與批評》。台北市：五南

Barth, Fredrik (1969).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pp. 9-38),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9-38.

Furnivall J.S.(1948).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 Ind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abriel, Theodore P. C. (2000). *Hindu and Muslim inter-relations in Malaysi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Geertz, Clifford.(196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Glencor: Free Press.

Gordon, Milton M.(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owitz, Donald L(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ohn F. Dovidio, J. F., Hebl, M., Richeson, J.A. and Shelton, J.N. (2006).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Race, and Intergroup Interaction (pp. 481-496), *The Sage*

*Handbook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S. Husin Ali (1984). *Social Relations: The Ethnic and Class Factor* (pp. 13-31), *Ethnicity, Class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rsatuan Sains Sosial Malaysia.

Shils, Edward (1957). *Tradition*, Univ of Chicago Pr.

## 翻譯書籍

楊培根譯 (2007)。《1969年大馬種族暴亂：513解密文件》。馬來西亞：人民之聲。(原書柯嘉遜[2007].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Malaysia: Suaram Komunikasi)

趙偉姣譯 (2008)。《教您如何作文化暨媒介研究》。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原書 Jane Stokes[2003]. *How to do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CA: Sage)

陳瑞樺譯(2005)。《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原書 Frantz Fanon[1952].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 學位論文

王啟槐 (1971)。《馬來西亞種族問題研究》(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洪拮量 (2008)。《國際人權(泛)領域暨議題在國內層次的人權機理之執行成效探討——以馬來西亞為例》(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陳心圍 (2009)。《跨界流動中的族群保存與跨文化認同建構之間的辯證拉據——以在台灣工作的馬來西亞華人為例》(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陳美萍 (1998)。《馬來西亞華巫族群關係》(南華管理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政治大學社資中心。

陳耀薇 (2008)。《馬來西亞一夫多妻制下穆斯林女性的婚姻實踐》(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取自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 視聽媒體

[Rosnah Kassim](#), [Elyna Shukri](#) (Producer), & Yasmin Ahmad (Director). (2005). *Sepet*. Malaysia.

Ahmad Puad Onah (Producer), & Yasmin Ahmad (Director). (2009). *Talentine*.

Malaysia: Primeworks Studio.

## 網路

### 電子報

《星洲日報》（2009年7月26日）。<別了，雅斯敏.....演藝圈和市民難過送程>。取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4071>

《星洲日報》（2010年5月24日）。<岳家反對刺痛異族戀·4子女無國籍>。取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61875?tid=1>

Bissme S.( 2009, July 28). Yasmin's Immortal Words. *The Sun*. Retrieved 2011, Feb. 18 from: <http://www.sun2surf.com/article.cfm?id=36262>

### 專欄/部落格/個人網頁

聞天祥（2009年7月27日）。<紀念雅絲敏·阿莫>，聞天祥 KingNet 影音台——影評專欄。取自 [http://movie.kingnet.com.tw/movie\\_critic/index.html?r=6088&c=BA0001](http://movie.kingnet.com.tw/movie_critic/index.html?r=6088&c=BA0001)

Najib Razak (2008, September 16). Re: About 1Malaysia.[Personal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1malaysia.com.my/about/about-1malaysia/>

Yasmin Ahmad (2005, January 2). Re: We've decided to release "Sepet". Fancy a dollop of my humble pie? [Web blog message]. Retrieved from <http://yasminthetortiller.blogspot.com/2005/01/weve-decided-to-release-sepet-fancy.html>

### 其他

《我愛單眼皮》劇照。上網日期：2011年2月27日，取自 [www.lifetv.com.my/node/12367](http://www.lifetv.com.my/node/12367)

《戀戀茉莉香》劇照。上網日期：2011年2月27日，取自 [mypaper.pchome.com.tw/iluvcm/post/1312691350](http://mypaper.pchome.com.tw/iluvcm/post/1312691350)

梅丹村事件。上網日期：2011年2月27日，取自 [http://ms.wikipedia.org/wiki/Peristiwa\\_Kampung\\_Medan](http://ms.wikipedia.org/wiki/Peristiwa_Kampung_Medan)

Farah Azalea Mohamed Al Amin (2008).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Malaysian Independent Female Director Yasmin Ahmad's First Film, Sepet*, Monash University. Retrieved 2011, Feb. 27, from <http://arts.monash.edu.au/mai/asaa/farahazaleamohamedalamin.pdf>